文學叢刊

明晦

柯靈

化生活出版社

目錄

第一輯

供狀（代序）……三
獨語……一〇
躑躅……一三
窗下……一六
憑弔……二〇

第二輯

晦明……二七
浮塵……三九

窗前……四一
逆旅……四七
在滬西……五二
兩街小景……六二

第四輯

行程……七一
西湖的風……七八
蘇州拾夢記……八二
西苓紀念……一〇〇
偉大的寂寞……一一〇

第一輯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供狀（代序）

我的生命裏充滿着矛盾。夢和現實相糾結，知與情永遠扞格，理想向我熱心的招手，叫我高翔，不長進的性習却以生活爲武器，死命拖住我不放。我祇好雙脚陷在泥裏，仰着脖子向藍天默望，朝星星出神。矛盾，這創造悲劇的專家！宅替我不斷的釀釀着煩擾與痛苦，使我的心難得有機會平衡。

這是一個平凡的小人物的悲哀，不值得提。在這舉世鼎沸的時代，任誰也沒有把瑣屑的凡情隨便向人傾訴的權利。可是，怪！我祇覺得內心有一種不可抑制的力量，老是在衝撞，激盪，簡直有點像火山肚裏的熔岩。這困擾是我所從來沒有的。您知道，一般中國人都有他祖傳的渡世法，那是麻木與妥協的混血兒，萬試萬靈的四字訣：『隨遇而安。』倘這人富於幻想，還可以躲進他心造的天地。不瞞您，我如果不屬

於這一類，那距離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。我自來浮沈塵海，雖然一樣關心世事興替，閱歷人間哀樂，至少還能夠保持內在的和諧與平靜。對熟人能夠談笑自若，獨處時不缺少悠然散步半天的雅興，在不宜說話或不願開口的場合，則保持極其自然的緘默。現在這光景却有點遠哉遙遙。彷彿一個靜定的小池子，經捲天席地的颶風一括，沈滓兜底泛起，斷梗腐草亂糟糟的飄滿水面。一腔亂麻似的思想，葛籐似的情感，似乎沒頭沒腦的粘結着，急於要待清理，要給掏出來看個究竟，然而沒有頭緒。

這怪病是怎麽來的？

我明白自己的弱點，這倒霉正是報應。時代也許有點關係，但我們最好別把個人的一切病態都向它身上推，圖個輕鬆利落。時勢多難，是的；環境杌隉，是的。這相干，但也不相干。

血腥的刺激，生活的擠壓，再加上一切不應有的稀奇現象，的確是偉大的經驗，一種不可想象的奴隸的經驗。你到街上去兜一圈，你奇怪這里爲什麽人那樣多，挨

肩擦背，簡直像蟻羣。你禁不住要想，他們都是哪裏來的，他們活得很快樂嗎？驟然看去，光景眞是有點熙熙攘攘。可是碰得巧，你就有幸運看見一點小小的變化；男子頭上的帽子，女人脅下的皮包，甚至小孩子手裏的大餅油條，都會被突然從人叢裏閃出來的好漢所刼掠，極其從容的穿越馬路而去。有機會坐電車和公共汽車，再留心一下裏面的情形：賣票的斜着眼珠，流着汗，幾乎就像爭奪似的揩油。投機事業早成了國難期間的特產，比起許多暴富的名公鉅賈，賣票員的搜刮——那比量還不如滄海一粟——你就要由衷的原諒。你再冷眼看看乘客，有的軒昂，有的體面，却多多少少從眼神裏暴露出一點淫慾與邪惡；大多數的是萎頓，沒精打采，坐着的打瞌睡，剛上來的亂鑽亂竄找坐位，勇猛如豹，靈活如兔，看見有人向女客讓座，他一歪屁股佔了先，咂咂嘴，心安理得的坐着。一個短褐的鄉下人，不曾看清車窗，好好關着，對準它就是一口濃痰，淋漓盡致的粘在玻璃上面，看看旁人的厭惡神色，一時着了慌，羞怯而遲鈍的一笑，趕快用手心抹掉，然後擦到褲管上去。站頭上擠着登車，爭先恐後，

這時候偏巧跑來一個『友邦』的巡捕，揮動木棍，一股勁兒往下推，有人首當其衝，站定了就對着車門大罵：『都是中國人，神氣什麼，有種你去打××！』他沒有留心把他推下去的那位，並不是我們貴同胞。幸而那巡捕先生不懂中國話，祇是輕蔑的望着那張唾沫橫飛的大嘴……哦，別看了，再看下去你會驚叫出來，晚上也得從夢裏駭醒。天，這是什麼世界，是什麼力量把他們逼成了這樣子！

但許多人因爲錢得來容易，日子却過得出奇的奢華。戲院的票價無論怎樣高都有人欣賞，酒家的菜價無論怎樣貴都有人請教。別一方面，則又天天有人在馬路上橫死。每個人都隨時受着無常的威脅。

猥瑣，麻木，淫褻，殘酷，易怒，這像是烏糟的染缸，人性在這里不知不覺的變色。像是可怕的陷人坑，它教人窒息，脹悶，如果有誰宣布世界將永遠這個樣子，一定有無數人立刻腦充血，否則就變成瘋子。

時代的輪下照例倒拖着一大批人，拖的他們氣息奄奄，沒法自主，這不稀罕。痛

心的是還有人想把時代拉着往後退，使世界更加混亂，蒼生更多磨難。多少水深火熱中期待解放的人，一下子更墜入絕望的冰窖；本來生氣虎虎，極其樂觀的也摔了交，一時失却自信，禁不住發出疑問：難道我們這民族竟這麼沒有出息？

但這祇是一面。世上也有推着時代走的，他們鎮定沈着，結實勇敢，自己把握着運命——個人的運命，民族的運命——的舵，狂風驟雨奈何不了他們，威脅凌辱抑服不了他們，千眞萬確，無可置疑。

就近看，單說我所熟知的一些先輩和友人，就說不清多麼值得歆羨。他們如高山，如流水，沒有什麼可以搖撼他們的堅定，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的活動。他們熱情，然而冷靜，頑强，然而從容。無論在怎樣的場合，他們靜靜的工作，默默的戰鬥，把健康的心力獻給眞理，獻給信仰。說到苦難，他們不比誰負擔得少，精神上的虐待毋寧說比別人更多，若干人集窮困，疾病，傷悼，排擠，冷淡於一身，可是他從不喊一句苦，漏一聲呻吟……他們生命的本身就閃耀着民族的希望，人類的希望。

他們的精神把我往高處吸，往深處引。感謝他們，使我有了掙扎的勇氣，沒有在苦悶的海裏滅頂。但也正因爲這樣，恰如給了我一面瑩澈的穿衣鏡，站在它面前，分明照出了我的瘦怯與惶惑。多泄氣，我偷看自己一眼，再沒有勇氣抬頭。

我試着拯救自己，不斷的用着這枝筆——雖然寫得那麽少，却沒有長時間的停止過。這是我生活的一部份，靠它我支持精神的生存，使我在灰頹裏閃過一線掙扎的微光。但這對我也幾乎是一種痛苦。我有着職業，却缺少生活——這意思是經歷，體驗乃至觀察，見聞所及，有時幾乎囿於斗室。大半的時間爲瑣碎的工作所支配，再加上感情和人事的磨折，能派給思索的也微乎其微。我常常暗自催促：寫一點，多少寫一點！可是等到有機會提筆，往往兩三天寫不了幾行。筆本來倔强，不肯伏貼，近一年來我又悲哀地發見：我的心靈竟是這麽枯窘，作文倒像是樛逼。更糟的是我沈不下氣，一些膚淺的思想，躁急的情緒，來不及凝結成形象，有如網魚找到漏洞，爭着往外跳躍，寫文章簡直成了情感的排洩——我以雜文的形式驅遣憤怒，而以散文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的形式抒發憂鬱，我的精神的昏亂，用這方法給了奇妙的統一。

可是我又禁不住替自己捏一把冷汗。偶然的機會，我曾從內地報紙上讀到一位先生的大作，因爲據說後方城市和上海文藝界正流行着『飄飄然的散文，』使他發生了近乎憤激的感慨。這位先生是值得羨慕的，他有憤慨的權利。但我的這些散文——如果是散文，可不正就是這一類？

在一本小書的前面我嘮叨了這半天，襯着一堆蕪雜貧弱的作品，簡直就顯得尾大不掉。我不知道從哪兒忽然飛來那麼多的廢話。多寒傖，多蠢俗！我自己也覺得應該打住了。但我要求讀者的不是寬恕，而是對於這些作品產生的環境與心情之一分半分的了解。這是牆陰下的一莖草，暴風過處，不知從哪里捲來一粒種子，不甘湮沒，遂向遠處的陽光雨露，伸展了它細小的枝葉的。蒼白，荏弱，正是它的本色；它不希冀欣賞，它的存在祇是對生存的爭取，對自然的抗議。

柯靈一九四一，六，二三夜，於『孤島。』

獨語

彷彿是華筵盛會之後，酒闌燈灺人散，一鈎涼月，照着狼藉的杯盤；或者是夜深閉幕後的劇場，明燈暗了，觀客散了，一切如火如荼可歌可泣的場面，輕煙似的消滅了，役人三兩，默然在空空的座畔掃除垃圾：自從戰聲向郊外遠去，一種可怕的寂寞，就開始在人們心裏抽芽……

想着三個月來的緊張心情，眞像是做了一場大夢。噩夢也罷，甜夢也罷，惆悵的是如今都成了不可追尋的陳跡。每天聽着震耳的鎗聲礮聲，看着許多血肉模糊的景象，也許在過分驚悸之後，曾經暗暗地咒詛了當前情況的慘酷，也許還想過卑怯的逃避；可是誰也不會想到，戰爭遠離這都市以後，會留下這樣的空虛與寂寞。

連興奮的談話都沒有了，人們臉上落了霜。在路上，失魂落魄的走着，像找尋什

麼；看見熟人，沈靜的一握手，說：「怎麼樣呢？」於是得到了憂鬱的回答：「想走，離開這里。」到屋子裏，輕輕嘆一口氣，想着戰爭的前途，想着這城市的未來的運命，幾個人在一起，互相傾吐着心底的苦悶，却把聲音壓得低低的，彷彿它們從窗櫺裏飛了出去，就會招來不可知的災禍。

一種黑色的運命，蝙蝠似的在塵封的心境中迴翔。

是因爲冬天了嗎？輝煌的街燈也黯淡了許多。賣報人急迫的叫聲，也許會帶來幾許安慰，然而沒有，閒坐在攤上的幾張報紙，似也因爲無人眷顧而不勝其冷落的幽怨。

冷風裏傳來一陣嗡嗡的機聲，路人延竚着，迫切的仰起頸子，向灰色的曇雲搜索，但終於又不禁灰頹的低下了頭。

晚來笙歌徹夜；却沒有破空而起的礮聲，和隱約傳來的鎗聲了。推開窗，回憶中展開奇偉的景色，紅綠的信號燈燄火似的滿天飛，高射礮栗亂地送出眩目的火花，

探照燈如橫空的匹練，縱橫交錯地織成瑰麗的光海。於是用夢幻的眼色向空窮搜索，並且側起耳朵，聽取遠處的礮聲，祈禱似的想：假如再能看見這夜襲的奇景呢？……然而眼前祇有一片萬里無雲的寒空，連南飛的雁影也沒有。

祇要在靜夜中聽見一下爆裂聲，大家就會像絕島中望見一片遠處的帆影，在彷徨無告中興奮起來的罷？

多麼奇怪的地方啊！這里有歌，有酒，豔冶的顏色，然而祇有現實的酩酊者看得見，聽得見；在清明的人的耳目中却是一無所有。圍在四面的，是火，是瓦礫，是灰燼，是縱橫倒臥的死人。路呢，斷了，窒塞了，人間的消息已經和這里完全隔絕。

有誰能夠想象這地方的人們的心境的嗎？——單是這一縷刻骨鏤心的寂寞，就夠這三百萬失去祖國蔭庇的人們消受的了！

一九三七，一一。

躑躅

薄暮躑躅街頭。

年紅燈織成的雲彩從紫色煙靄中透出，電炬蒼黃如寒星。瑟瑟的晚風裏，影在徬徨，心也在徬徨；要不是迎面而來摩肩而過的多是黃臉的路人，幾疑自己是無家可奔的異國的流浪者了。

咖啡館裏漏出醉人的樂聲，但歡樂却在重門深閉中。

經過一大陣緊張，這城市裏現在彷彿又是一片昇平景像了。祇因爲火線已經遠去，耳畔再也聽不見礮聲，健忘者也就忘其所以。但無數的同命者仍然被災苦磨難着，他們的家也還在被無情的摧毀。慘劇正在這都市裏搬演，祇隔着一道鐵門，一條嗚咽的蘇州河。

受着租界蔭庇的人是有福了，可是也有着例外。

自從南市也隨閘北成了灰，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就多了十幾萬無家的人，背後是漫天的火，是無底的恐怖；前面是鐵蒺藜，是木棍的雨。求生的慾望驅使着他們，包容着無數衰老的和稚弱的生靈的人潮，突過尖刺和鞭擊，抱着血痕涔然的頭，向這里擁過來，被擲在寒風如割的街頭巷口，開始跟自然的威脅肉搏。

馬路是整潔而且坦蕩的，生路却是相反的窄。坐在冰冷的鋪道邊，看着碧眼金髯，昂然過去的洋太太們手裏的『小獅子』，能不慨嘆無國的流民，還不如一匹小小的狗嗎？而最後，却終於不得不向路人羞赧而惶惑地伸出了乞憐的手。

也許是一位老者，清秀的風貌證明他幾個月以前還度着一份優裕的歲月，現在却顫巍巍的在風前獨立，行人過去就尾隨着囁嚅地吐出哀蟬似的聲音，追了一程却又廢然地退了回來。壯年人的倨傲的心，如今是受着無情的摧殘了，在人前低着頭，無可奈何地做着他們所最不屑做的行爲，年輕的姑娘和婦人，有的還偎依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